月沙集 十二

序 下
跋
上樑文

月沙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序上

淮陽詩板重懸序

癸卯秋和陵有修改之役余時忝長禮部承命奉審道次淮陽府伯韓公壽民隣丈也夜設筵叙款鱠溪魚酌栢酒不似官厨之供余既喜其邑居清絶又喜其杯盤佳潔戲謂主伯曰聞公瓜滿吾願爲代主伯極言本府殘薄之狀余於席上題示短律曰山擁重關險江蟠二嶺長風雲護仙窟日月近扶桑秋鱠銀鱗細春醪栢葉香瓜時倘許代吾不薄淮陽遂相與一笑而罷回時不

見主伯余又忩忩入山不復記詩之在壁歲乙巳余按
圻節其年七月關嶺大水一帶十餘郡官廨民廬漂沒
殆盡傳者多云淮陽被灾尤酷太守僅以身免余謂此
府在嶺脊官舍去江岸幾百丈水雖大必不能淹固置
之疑信間九月晦巡到江華太僕判官李君希幹以黙
馬到煤音島馳書併送一板子視之乃淮陽壁上詩也
驚而問其故曰偶於島邊亂槎中得之云夫自淮陽至
江都山水環回屈曲不知其幾百里而煤島之去江都
水路又百里則此物之能不破折於狂濤悍湍之間者
幸矣幸不破折而能不漂失於滄海淼漭之域者又幸

矣不破折不漂失而能不爲樵人牧竪之所薪者是則幸中之幸也又適爲李判官所得能與作者相遇於意慮所不料之地何其奇也豈物之成毁廢興亦有數於其間耶無乃造物者亦好事偶然作一戲劇於人間耶抑乙巳之水千古之大灾天之留此物將使邑人記斯跡傳斯事久而不能忘耶噫當此板之巍然高掛壁間也孰知漂落於千里海島之外也當其漂落也亦孰知今日之復掛於壁上也物之不足恃亦猶是又況於人事之得喪浮沉忽往而忽來者乎今府伯張君將行求記顚末遂書此幷與詩板而歸之願諸公或次原韻或

別爲和章以爲淮陽不朽之盛事幸甚

送沈德顯赴扶安感舊遊詩序

世之言東國名山者必曰金剛曰智異曰香山而邊山則不能甲乙於其間未嘗有絶特之名余嘗於梅月堂集中見之盛稱玆山之勝以爲海中三山此卽瀛洲居此山最多余念梅月沉冥物外遍踏名區盖眼高於山水者而其言乃如此是必有以見賞者常願一見而不得丁亥春家君作宰於長城去玆山僅百里遂決意往遊士人金鋐吾老友也聞在山下先抵其居宿焉問無恙外首訪山之勝處金君曰是山雄蟠海窟周回累百

里峯巒重疊而阻險洞壑深邃而擁護入之使人逕迷而洞疑魂爽而神眩苟失其路則僅能窺門戶而止者多焉我生長山底慣踏山之諸勝迨不可數計而尚有聞名而未及見者亦有見之而不記名者遂聚村中父老之熟於山者博訪而詳記之曰持此入山足矣余時年二十四身輕脚健登陟如飛山人印悟一見傾心結爲方外交導我而行惟意所到凡高深幽險極探窮搜或乘興忘飢自炊於溪畔或遇勝忘疲露宿於巖底留山中十五日稍得領略而歸然後始知玆山之見賞於梅月而宜與蓬萊方丈並擅於東海也厥後余之觀山

多矣未嘗不以玆山爲冠至癸卯秋奉使關北觀所謂
金剛者其明秀瓌奇果有勝者而雄深幽遠之趣則玆
山亦不多讓雖不能並肩亦可以爲其次矣特世之遊
是山者不能窮其奇險而謾言以輕之耳如所謂海仙
臺雖在金剛宜爲第一殆與佛頂臺相類而遠過之地
僻路險人罕覩者自登雲右枝經大壑越重峯窮一日
乃到佛住庵菴後斗高一脊走入波中幾數里皆全石
以爲峯削立如褰鵬噣者是也左右前後溟波舂撞吼
怒蛟龍鯨鱷出沒於其間蒼檜翠栢奇花異卉雜生於
巖隙眞異境也余信宿佛住庵居僧海日神骨秀朗談

屑風生爲詩頗可觀自言居此庵十餘年未嘗一出庵外亦未嘗見外人來也沙彌每歲秋一出山下乞米而來和松葉以資一年云印悟居月明寺靜室焚香經卷滿架能詩善楷書香爐殿有八萬大藏經金字題卷面多其所寫云不知此二僧存没如何也于今二十年未嘗不往來於懷也沈君德顯一麾宰扶安將行求別語余常以兹山之不得擅名爲歉遂書舊遊梗槩以示之曰人之蘊奇而不顯者多矣世之不闡其蘊而貌視而慢之者亦猶是也君年富才優簿領之暇必逍遙於此山未知以余言爲是也否却恐官人不能專意窮探而

又使茲山有不遇之嘆也詩曰
瀛島雄蟠方丈西憶曾藤杖費攀躋仙臺入海波濤壯
絕頂摩天日月低才子有詩留古壁高人無跡但遺棲
蘇來寺廢猶堪宿佛住庵高未易梯八萬大藏經亦秘
三千真界路長迷舊遊蹤跡參差夢今爲君行取次題

實錄印出廳題名錄序

粤自書契以來有國則必有史史不可一日亡也我聖
朝堯傳舜承二百餘年禮樂文物煥焉可述國初首建
春秋館于景福宮西以掌時政記注而累朝信史俱藏
于此又重印三本分置于全星忠三州審曝以時守直

有制是寶貴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之遺意昔我國史長遠
計豈不周且詳乎不幸壬辰之變三都所藏百年文獻
盡入腥膻踐蹋之場顧此實錄編帙極夥既不暇搬移
於倉卒之際忠是二局及內館所藏皆付於賊燹嗚呼
痛矣猶幸興王舊府被兵最後國史一本得免其災乃
於兵戈播越之中承命浮海已輸奉安於行在今其續
緒就然無缺殆天所以將啓中興默護陰相以壽一代
不刊之典也歟惟其一帙獨在有非祖宗朝分藏名處
之意而已事之創亦可虞也變亂稍定之後言議相仍
廷論同辭聖念益懇而時詘未遑者蓋累年矣遂精新

諸冗決意開局活字特出於內藏材料取給於度支量
役集匠計日程功餼廩稱事釐釐殫力又於館員元額
之外增置堂上十員編修以下則苟經華顯不限員數
或輪日互直或分廳並舉率皆親自纂寫對相考校以
其事殷故官多官多故事易完役始於癸卯七月功訖
於丙午四月新印正本一件草本一件分藏於本館及
寧邊之香山江陵之五臺山安東之太白山舊本則藏
於江華盖至此而無復遺憾矣于以見祖功宗德聖典
神謨規模制作之盛禮樂刑政山川風俗人物出處之
詳無不燦然備具於金箱玉牒之中以爲億萬年永久

之傳是定知畢襄時之獲全寶藏東方再造之根基至下以人今日
之補印亦哉　聖上光復之盛烈一巷一與庸非天意
而誰也吁其可慶也噫古人以不得備國史爲平生之
恨吾輩俱以衰亂餘生忝備史局得覩國史觀於晉亦矣
火十年之後斯固一大幸也況同事四年累經寒暑者歟
祠諸者益於筆札書籍之間任不限所西勤於家事官不
拘上下賤姓學伴或時宮廚之浮飾膳之須相與列坐
拜稽歡醉竟日以須追逢之盛者亦數矣則於其事完
而將散也爲得無者者之憾也遂錄其姓名于左以爲
後日面目而略敘事之顛末弁諸卷首云

皇華集序

惟我東方國於海表壤地褊小而文獻之徵與自殷師
歷漢迄宋使蓋相望 大明中天八荒同軌謂敝封素
禮教恪修侯度克有遺風慶吊宣勞視于親藩錫 命之
臣必妙選一時之英採掇風謠布昭 恩德咳唾之間
積成篇帙上自儐馬下逮金翠珠璣璨爛瑋暎前後間
以東人賡和之什有似商魯頌之續周雅此皇華集之
所以作也今 皇帝三十六年我 昭敬王奄棄臣民
帝爲震悼別選廷臣 賜賻祭若諡越明年夏行人司
行人熊公化實膺是 命而來公風儀端整器度溫粹

有似景星祥鳳令人快覩爭先而其冲澹之想簡潔之
操皆可爲遠人矜式我　殿下感　皇恩之隆歆使華
之賢庶幾縶駒空谷以永今夕而使事甫竣星軺遽返
國人瞻望莫及悵然如失伴送使柳根旋自江上將公
詩若文一帙以進　殿下即命鋟梓以壽其傳仍命臣
序其卷首臣謬忝館任獲陪下風薰挹德宇於觴詠之
間評詩說賦累承緒論賸馥殘膏沾丐已多西郊祖席
話及斯集公實屬臣爲序而今適承命臣雖不文烏得
無言臣竊惟文章之盛衰關於氣化之醇漓而詩之美
惡本於性情之邪正盖自三百篇變而爲騷選降而爲

晉魏其間號爲作者孰不欲左袒斯文高視詞場而其能稟氣化之醇得性情之正者有幾人哉逶迤歷代氣象日卑浮靡之習至於襪元而極矣欽惟 皇明鼎新華風奎開文運三光五嶽之氣鍾爲人物之秀道德才藝之士彬彬輩出文章之體煥然一變直可規姚姒而跌秦漢觀於使乎諸賢亦可驗矣今公之詩清婉有趣韻格超凡不煩繩削自出機杼屬思寓興未嘗沿襲陳言眞千載希聲也獨恨公靡盬心忙不遑燕息入國境僅亟月留王都未浹旬倏爾而返兼程而馳仙軿莫淹暇日無多其收拾於錦囊者不能千百之一焉有似覓

山片玉愈寡而愈珎吁亦盛矣然此特公之餘事耳觀公之禮容閒雅符彩映人周旋酬應動中規節燕饗辭受慈裁義理莅祀事則致其精白接賓筵則盡其恪敬樽俎雍容情義交孚不啻同朝之好至於念民瘼而省煩弊軫邦憂而戒戎備周詳勤欵曲盡人情甚得原隰咨詢之體公歸之後中外人民感公之恵澤挹公之清芬老羸扶杖至有涕泣者何令人見慕一至於此詩云無以我公歸無使我心悲其斯之謂也惟其蘊諸中者既如是故發於外者無不正片言隻字皆足爲東韓所敬重思其人而讀其詩使人詠歎滛泆而不知止蘭馨

王綮之襟韻宛然於文墨之間此實有道者之言也夫豈嘲風弄月組織爲工者所可擬哉將見歌賡載煥皇猷以鳴大雅之盛則是編也非但膾炙於偏邦其必被之八音傳諸萬方使　聖朝一視同仁之化吾　王畏天享　上之忠赫然並耀於無窮豈非大幸也歟

習齋集序

文章一技也而必專而後工蓋非紛華富貴馳逐聲利者所能專也故自古工於詩者大率窮愁羈困不遇於時非工之能使窮窮自能專而專自能工也余觀習齋公之詩冲澹而有味典雅而無華是固臻於妙而得其

精者也苟非窮於時者何能若是專哉然公以妙年大
科聲華籍甚立朝五十年官至禮部侍郎不可謂窮也
而於詩若是專何也余少也寓居公第之傍又與公之
諸子遊常見公官閑罕出出則僕馬殘僮委蛇以行雖
身縻簪紱而意在推敲入則閉戶靜坐諷詠自娛於物
無所嗜好唯喜古書手不釋卷上自墳典以至諸子百
家奇辭奧義極探窮搜孜孜兀兀樂之終身而不知倦
此公之所以專於詩也然則公果無意於世而直為襟
觚弄墨者流哉嘗聞公少與安公名世尹公潔相友善
乙巳之禍二公俱陷不測自是擺落世事不復與人交

游人有來訪者問無恙外不接一語凝然如泥塑人人
莫敢窺其際家貧屢空妻子不免飢寒怡然不以爲意
凡喜怒憂樂無聊不平必於詩而發之不以外慕榮辱
動其專蓋寓智於詩而隱跡於文者也嗚呼以公之文
章德量倘能俯仰而諧俗則其成就事業豈可量也而
乃韜光鏟彩絕意榮進與世相忘一混于詩此豈公之
本心也嚮使公有可以致位鐘鼎笙鏞治道則豈必勤
苦攻詩專於一技而止哉惟其不遇於一時故乃能大
肆於詩而傳之於後世豈天以文章屬柄於公而使之
專耶然則公之不遇亦天意也其視暫時榮耀泯沒無

傳者爲如何哉觀公之詩可以想見公之遺風吁可尚也余懼世之人徒以文章視公而不知其全德達識之爲可師法遂書此弁之卷首云

重刊樂學軌範序

天地有自然之氣氣以成聲聲以成律盖自軒皇採竹於崑崙樂之器於是乎權輿而一代之興各有一代之樂惟我東方之樂初未免夷靺啁啾之陋 聖朝受命欽蒙 皇上御府之錫樂器始焉粗備逮我 莊憲大王以上聖之資當五百之期取黍定律採石作磬因方語以製腔因樂腔以作譜八音乃諧雅頌得所廟祀之

章朝饗之古代各增益禮樂之盛郁郁乎渢渢乎可謂盡美矣　康靖大王乃命掌樂典禮之臣撰定此編以載儀物制度之具書成而樂之道益大章明崇極而圮蕩然於壬辰之燹古器與古制無復存者惟幸此書不隨灰燼收拾於斷爛之餘　聖上嗣位修擧廢典佾舞廟樂漸復其舊太平文物庶幾重覩遂命掌樂院重校此書刊行頒布設局於本院材料餼廩不煩度支始手于是年正月閱六月而工告訖噫向也兵戈愁慘之中安知復有今日而倘微此書則雖公孫娘不死李龜年猶存其於進退舞蹈之節形體制作之詳安能開卷瞭

然鑿鑿不紊乎然則是書之有關於樂道豈不大哉書中雖雜以俚語俗諺而感善心懲逸志俱可以爲勸戒苟能因是而究同律量衡之旨推依永和聲之妙使中和正大之氣與政流通邪纖淫哇之聲不汨於心則郊焉廟焉神格鬼饗合天人賛位育之功未必不在於斯書也

玉峯集序

人聲之精者爲言而言之精者爲詩詩必正其趨向不雜煩聲方可得聲之精而能入作者之域矣盖自詩道之屢變郊寒島瘦各有其體而尚奇者傷於僻務贍者

流於雜門路一差格力日卑詩之正聲幾乎熄矣國朝
盛文章大家名集彬彬輩出近世有白玉峯者以詩名
於湖中湖中人士莫敢望焉早抛舉子業好遊名山大
川旣與時不諧凡無聊不平必於詩而發之嘗以布衣
被選製述官馹召隨儐華使延譽諸公間名卿大夫折
官位輩行願爲交造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尤工
於絶句深得盛唐風格詩未脫稿人皆口相傳以熟又
以墨妙擅盛名咸謂長吉復出逸少再生未幾公死盖
公之死而其詩益加貴重片言隻字皆膾炙人口余常
拾聞於流傳未嘗不一唱三歎恨未得見全稿也頃歲

先王命詞臣裒選東國詩文余於撰集廳始見所謂玉
峯集句法精鍊音調響亮中律度讀之鏘然有金石聲
真所謂正其趨向而得聲之精者也獨恨其天不假年
不得大鳴於時而瓊霏玉屑散落於兵火之餘者僅能
十之二三又恐從此浸遠而無傳也逮戊申春尹丈季
初出按湖節過辭余曰欲刊書籍當先何集余首以斯
集爲請居無何季初丈馳書告功訖徵余文弁其首公
之胤上舍振南氏又踵門勤以爲請余既慕公之風而
又嘉上舍能以詞華筆法世其家業遂書此叙其顛末
云

東醫寶鑑序

醫者雅言軒歧軒歧上窮天紀下極人理宜不屑乎記述而猶且說問著難垂法後世則醫之有書厥惟遠哉上自倉越下逮劉張朱李百家繼起論說紛然剽竊緒餘爭立門户書益多而術益晦其與靈樞本旨不相逕庭者鮮矣世之庸醫不解窮理或倍經訓而好自用或泥故常而不知變眩於裁擇失其關鍵求以活人而殺人者多矣哉　昭敬大王以理身之法推濟衆之仁留心醫學軫念民瘼嘗於丙申年間召太醫臣許浚　敎曰近見中朝方書皆是抄集庸瑣不足觀爾宜裒聚諸

方輯成一書且人之疾病皆生於不善調攝修養爲先藥石次之諸方浩繁務擇其要窮村僻巷無醫藥而夭折者多我國鄉藥多産而人不能知爾宜分類並書鄉名使民易知浚退與儒醫鄭碏太醫楊禮壽金應鐸李命源鄭禮男等設局撰集略成肯綮値丁酉之亂諸醫星散事遂寢厥後　先王又教許浚獨爲撰成仍出內藏方書五百餘卷以資考據撰未半而　龍馭賓天至聖上即位之三年庚戌浚始卒業而投進目之曰東醫寶鑑書凡二十五卷　上覽而嘉之下教曰陽平君許浚曾在　先朝特承撰集醫方之命積年覃思至於竄

謫流離之中不廢其功令乃編帙以進仍念　先王命撰之書告成於寡昧嗣服之後予不勝悲感其賜浚太僕馬一匹以酬其勞速令內醫院設廳鋟梓廣布中外且命提調臣廷龜撰序文弁之卷首臣竊念大和一散六氣不調癃殘札瘥迭為民灾則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是實帝王仁政之先務然術非書則不載書非擇則不精採不博則理不明傳不廣則惠不布是書也該括古今折衷羣言採本窮源挈綱提要詳而不至於蔓約而無所不包始自內景外形分為雜病諸方以至脉訣症論藥性治法攝生要義鍼石諸規靡不畢具井井

不紊即病者雖千百其候而補瀉緩急泛應曲當盖不必遠稽古籍近搜旁門惟當按類尋方層見疊出對證投劑如符左契信醫家之寶鑑濟世之良法也是皆先王指授之妙筭哉　聖上繼述之盛意則其仁民愛物之德利用厚生之道可謂前後一揆而中和位育之治亶在於是語曰仁人之用心其利愽哉豈不信然矣

乎萬曆辛亥孟夏

東槎集序

今皇帝紀元之二十九年辛丑冊封　皇太子頒慶天下先聲到國中即選儐接之臣迓于境不佞適忝文衡

遂膺是命幕中僚佐咸聽自擧南郭朴誽之東嶽李子敏鶴谷洪竰世以從事偕行南窓金餘慶五山車復元石洲權汝章以製述官先後隨來石峯韓景洪以名筆啓適加平郡守而行遂於十一月十七日辭陛疾驅而西不佞素多病途中積傷風雪至壬寅閏二月病甚以驛書控辭不許連上三章乃獲遞遂命以義州迎慰使五峯李公代之蓋自受　命比還凡五閱月乃於其間得從諸君子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或因思歸遣懷或因登眺寓興雜以羣居酒席談嘲笑謔皆率意信筆只以宣其壹欝而往往亦有佳致學官朴希賢楊萬世

寫字官李海龍俱在行中類次而錄之得四百六十餘篇于今十二年亦一陳迹矣子敏昔宰洪陽寫一通鋟諸梓未訖功而移鎭東萊今守錦山始斷手印一本寄示求余題其首噫士大夫平居最樂與佳朋親友會然而入世苦多事能得一塲團圓者罕矣縱或會合亦暫時而止耳今玆之役實儒林榮選不佞謬蒙 恩遇得與七八諸賢相從於翰墨之塲磨礱浸灌婆娑戲游塤篪迭唱桴鼓同聲乃至於窮日夜而不知疲閱寒暑而不知久此實古今難得之會而斯文之盛事也子敏詩曰參佐交懽古亦稀此實語也至今開卷恍然如在對床

酣詠之中居閑處獨烏得不眷眷于茲也獨恨年光荏苒憂苦侵尋韓景洪已作泉下人汝章竟以詩死思之使人短氣説之子敏遠落南州南窓老矣輝世杜門洛下相隨能有幾人死者已矣生者亦落落相望回思舊遊如隔前生信乎盈虛之不一而聚散之無常也繼此以往未知能閱幾番離合而消得幾番悲歡也則是編也適為他日掩卷興慨之資耳雖然古人有托契於黃卷者後之覽此者亦足以想見當時文會之盛必有曠世而相感者則烏可使泯没而無傳也遂書此為東槎集序萬曆癸丑暮春晦日

楊浦崔彦沈遺稿序

嗚呼此吾亡友崔彦沈稿也彦沈在世二十二年其稿固自尠下世今二十五年亡失亦應多嗚呼宜其少矣抑何必多也其詩清逸有韻恰得唐人風致雖語或未鍊而天分自高有似丹穴鳳雛聲纔出吭已足驚人讀之往往風籟爽然殆非煙火食人語也此所謂隋珠崑玉愈寡而愈珍亦何必多也使其少假以年則將役僕百家睥睨騷雅豈特張門戶樹旗幟而止哉惜矣惜矣嗚呼彦沈豈獨詩乎半姿德器嶽秀淵停峻節霜寒和氣春溫至今使人森然在眼中蓋賦質旣粹美而早從

栗谷先生學飭躬刻志從事實踐未弱冠凝凝已自大
儒若詩章筆蹟人誦而家揭則彥沈固不屑也豈非重
可惜也嗚呼才足駕一世而屈於上舍志不滿萬古而
促於短途使後人未見其光輝充實之盛而徒寓想於
寂寥斷編之中豈造物者故有意於與奪而不較脩短
於其間否耶彥沈有一子曰有海砥行力學有父風人
謂彥沈不亡一日手遺稿示之曰小子未免懷而失先
子先子遺稿拾聞於流傳者若干恐其又失也圖所以
剞劂之已倩南窓筆寫一通非公莫可序此卷敢泣而
請庶死骨不朽嗚呼古人云思元賓不見見所與如元

賓況其遺稿乎顧忍書哉而亦不忍不書遂書爲楊浦遺稿序彦沈名澂楊浦其號萬曆癸丑臘月

抗義新編序

盖重峯公之在世也世之號爲知公者不過曰忼慨難直人已其不知者或指爲狂生惟公雅自負不求人知人雖謂公狂不屑也人有不當於義視若浼以故知公者固少而仇嫉者滋盖多當國家乂安朝政無甚闕失而公獨守 闕抗言危亡之禍在朝夕當鄭逆盜名罔世延譽傾朝而公獨疏斥其兇比之羿浞當秀吉遣使乞款朝野動色相賀而公獨連上四章固請絕之當信

使初回和好已講而公獨請函玄蘇義智首上奏　天
朝旁檄琉球及日本義民欲與共討秀吉仍條湖嶺備
倭之策言不報而疏又上　聽愈邈而請益懇持斧不
已而至於叩頭流血叩頭不已而至於痛哭方是之時
知公者亦以為過不知者群笑而衆罵之逮鄭逆之誅
人始稍稍服公先見而仇之者猶未已及乎壬辰之變
公疏中前後語若符左契無毫髮爽於是世之談公者
毋論知不知咸以為異人而錦山之戰公與七百義士
同日死旗下於是雖向來仇公者亦不敢掩其美無不
嘖嘖歎曰是故持斧伏闕者耶是故羿浞鄭逆者耶請

斬倭使者耶請奏變　天朝者耶言何若是其幾而死
何若是其烈耶嗚呼古來臨亂殉節者何限如公之父
子爭死者幾人至於七百義士非若田橫之徒分義素
定徒以義氣倉卒烏合而能使心悅誠服視死如歸張
空拳冒白刃無一人旋踵此尤千萬古所未嘗有也然
則向之不知公者今果如何而今之知公者果是盡知
公耶吾友安君邦俊氏嗜義人也撮公封事暨平日言
行又繪其蹟名之曰抗義新編讀之未終不覺髮之竪
而膽欲裂也恨不令平秀吉見之使知朝廷亦未嘗無
此議也安君之於公非有平生之雅而特以風聲相感

嚮慕若是其勤若安君可謂盡知公者萬曆甲寅孟冬

送謝恩兼千秋使李公伯胤序

八月十一日即我　皇太子千秋節也本國必先期選使价政府會六部檢視禮物太僕進馬攸司各進土宜主上親拜箋擇日時以遣禮至嚴也又　天朝凡有寵布詔若勑毋論事大小必專使肅謝　皇命其禮物又加隆焉時　天子有徵兵勑書遂以李公伯胤兼謝恩千秋使金公廷叟副焉爲兩价者重之也不別遣者懼煩驛路也先是建州小酋逆天紀杭大邦連陷撫順清河還據巢㝠然　聖天子赫怒發兵討之廼前御史

楊公鎬為經略分四路進搗虜穴諸軍易賊輕進三路
兵皆失利死者過十萬聲言賊進搶遼陽關外戒嚴國
內震動或為伯胤行憂之余謂伯胤曰君勿憂且行賊
今雖負固倖勝　天朝未易犯犯亦必敗何者自有天
下以來夷狄之患何代無之然必權臣竊柄政亂民愁
然後外寇得以乘之今　天子雄略大度高出百王雖
不視朝總攬權綱小事雖似壅滯大事剖決如流賢相
在位讜論盈庭真治世也上年余在燕館偶閱通報見
有一　皇親為父求贈法應予三品而敘其勞求二品
疏下內閣特　旨許准閣老方從哲封還內降之旨

又極備矣雖百萬胡騎足以制梃而誰何何小酋之足
於城池之堅固鎮堡之控扼士馬之精強器械之整利
掃洒疆土臣工効命神祇受職庶民樂業國家赫然至
體乃如是如是而致外寇自古未之有也故刻刮敎揖
也相職也諍臣風采也其惜名器畏法紀恢言路重政
粹位此雖余偶見之一小事其大可喻也于以見君道
至再而　帝不嗔臺徽繼峻而　帝不怒相臣終至於
爵敘勞有援例停親盛德事二與三非泰也猶且封還
劾閣老閣老引咎自列　帝亦優詔慰勉夫贈死非賞
帝令大監溫諭至三乃行俄而科官彈奏乞寢成命並

云大勢㺚兵圍搶邊城何歲不有而　天朝不曾動一
髮但申戒邊吏賞罰功罪而已　成祖文皇帝遷都於
天下之北鎮扼三邊宏謀雄筭盖為此也今此建酋至
么麽也王世貞悉志東北諸虜而此賊不在數中其地
則彈丸一城其衆則率皆烏合特以并吞小屯暫自雄
長耳況未占中原一尺土先已建國號稱帝紀元有似
乞兒之暴富其勢之不長日可俟也夫何憂焉伯胤勿
憂也或曰然則三路王師何以一時敗没余曰是有由
焉入虎穴探虎子自古為難今以未集之師遽為分兵
已有力寡之憂縱使分路當為聲援分良而軼肆卒鋭

而趍重則賊必彼此牽掣自不得支而今則不然力分
勢孤東西不相救各赴師期兵行無老營賊乃羸師以
誘我我反趍利而冒進是以敗也然賊之愛子名将皆
死於此役兵死者亦三萬所餘者幾何勝敗迭有兵家
常事懲則懼懼則慎易則驕驕則敗天之道也失東隅
收桑榆政在今日今　天子按劒天下兵集矣泰山壓
卵紅爐燎毛蔑不濟矣雖不能一舉蕩滅開屯田遠斥
候或潜師以襲之或耀兵以抄之使賊不得耕獵則假
息殘孽自斃於窮穴伯淵勿憂也或曰賊方餌兩俘而
貽書脅之以同逆許之則得罪於天不許則召禍於賊

爲之奈何余曰背君父從犬羊古今天下寧有是理卽
無論大義只以利害言之今雖斬使焚書方天兵壓境
之時則賊必不敢來矣今雖指天結盟及　天朝罷兵
之後則賊必背而來矣此所謂講亦來不講亦來等
耳講何益焉無益而棄義智者不爲壬辰之事可無懲
乎始秀吉遣義智來求通信仍脅以假道我　昭敬王
據義斥之又卽具由馳奏故一線守義之聲終致　天
朝十年拯濟之恩其利害之較然如此而其時議者猶
以不斬義智首爲至今恨今之奴賊比倭奴强弱大小
如何我國何嘗以鄰國待之亦何嘗使价往來只許獻

度遣臣歲賜賞給而已今既稱兵射天則兇逆又甚於
倭奴之只擬假道也向也只言假道而猶斥之又猶以
不斬使為恨今豈有因一虛喝遽絕不貲交之好於己
稱兵之讎言賊乎況此賊之求好詐也非誠也特弘立等
為之耳弘立等不戰請降惟欲偷生既降之後又欲生
還奏賊酋書請以禍福至於指揮回答之辭俾勿更助
天朝嗚呼堂堂國家朝廷有人豈有賞罰口氣以定廟
籌又豈有聽從賣國之請遂背父母之邦淪爲禽獸之
域而終無以自立於覆載之間乎況既蒙恥又降賊虜
而又欲脅君上使之同逆援一國共為左衽孔子曰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患失一念至微細也而終至於弑父
與君始焉不忍片時之痛甚至於爲衛律爲秦檜爲劉
豫而不自覺誠可痛也弘立等意以渠等投降足以彌
禍今日廟筭之難了亦未必不由於此此不然四百砲
手戰於西路殺賊過當左營之兵合於喬劉格鬪連日
金應河射殺亦過百餘賊之驍將多爲所殺則賊酋其
果謂我不助　天朝乎其將謂我同根　天朝乎明知
其必不然而猶且求好者要之不過欲我更不助兵耳
賊酋則餌降虜以刼和弘立等挾賊勢以求還探試愚
弄有若置我於度內者然我之淺深虛實賊雖兇狡何

能盡知故曰今之求和特弘立等爲之也請和之使纔
發而四百降士一時斲殺賊之求和果其誠乎哉　聖
上爲國家長慮深謀無所不請下備局敎曰益殫事大
之誠無敢少弛盡祛雜事一意征繕大聖人覩畫可謂
盡矣其必校擧賊書從實具奏悉聽　天朝處分亦必
分付邊臣據義回說嚴兵以待折其兇謀安知非轉危
爲安之一大機也伯胤行矣勿憂也忠信篤敬是伯胤
素蓄積蘊藉可行況此行乎將見　王師不日獻凱明
光賀班公必與焉歸來詑老夫慰此鬱結老夫拱以竢
之

朝天紀行錄序

余久聞柱河汪太史先生嫺於辭而工於筆今來因纂署丞懷竹君求寫先人墓額既諾諸而要見余詩文余雖粗有撰述行中未嘗以束書自隨只抄前後朝天紀行詩百餘篇以進仍請一語弁之卷乃汪先生手書序文如右余伏而讀之而嘆曰巍而燁汪太史掌出 誥文望臨一世落筆而千古衮鉞片言而海內榮悴今乃為下邦羈旅之臣不惜齒牙餘芬顧余不敢任也余家世業功令童習而至於白紛鉢心劌目覃思揚扢作為詩文亦嘗滿架惟其習氣自凡淘洗未盡斥鷃之飛終

不過於槍榆夜郎王之自大適爲笑柄若謂之隨遇而
辦各臻其變則稍可勉焉至謂之獨造眞境則令人愧
死今有過實之褒英雄欺人哉第余自幸者八尺之身
局束一方老且死於牖下天下誰知之者瞻望中朝文
物之盛有似河伯之望洋雖悉賦以從猶不足以奉盟
盤而今以寂寥一編獲見太史氏之采立名文苑爲菰
蒲亦幟其光重又當如何也昔司馬子長以爲閭巷之
人非附青雲之士不能聲施後世乃欲藏其書於名山
以求知於千載後所不知何人況余親遇知於 上國
之宗匠乎則余詩雖可廢此序不可無傳遂謀諸梓幷

記其顚末云萬曆庚申夏日

叢桂録序

柳守而妙年再擢高第名聲籍甚一時豔稱之庚申春與余朝　京師在燕館一日持示兩科捷録論策庭對策表各一篇求余言弁之卷夫論以觀識表以觀詞策以觀蓄此足以盡之矣第自古文章之士譏薄博士家言者蓋以取足於一日之晷取決於一夫之目以故才者不能盡其趣盡者不必中於格文章不朽之盛事爲用是格為觀守而之文雖不雅馴而切無浴襲陳言蓋所謂寧瑕而璧寧蹶而千里者也是烏可以盡守而哉

守而才優而年尚富其進未已也今既展步雲衢盛之玉堂斧藻淸猷以鳴國家之盛在於此執弭櫜鞬並駈中原在於此揚扢風雅以爲千古事業在於此斯其發軔也夫是卷也奚足以盡守而守而勉乎哉老夫執筆以竢

月沙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月沙先生集卷之四十

序 下

忠烈錄序

夫死片時痛耳無甚難矣而自古及今隳名喪節得罪倫常者皆由於不忍此痛悲夫二十四郡無一介男子南朝惟一李侍郎則死固可謂難矣亦或死矣而能死為難或不明白或不從容自經溝瀆未免浪死暴虎憑河謂之徒死若金將軍者可謂死矣歷觀前古死之烈烈者不為不多而言節義則必稱巡遠何哉韓文公以為蔽遮江淮沮遏其勢乃以天下之不亡歸功於巡遠

誠確論也噫己未之役　天子按劒劉都督喬遊擊以
一代名將所領皆川蜀奇材遼燕健兒而天不助順師
徒輕進終未免自焚自縊而死彼弘立景瑞之擁兵不
救解甲投降者尚忍言哉倘微將軍之死我國悉賦從
征之義其何以暴白是將軍之一死足為社稷之功方
其大風晝晦沙礫擊面白刃亂斫群屍相枕是時天下
皆覩矣將軍非不知大勢已去生死在於目前而意氣
自若擺陣整整矢盡劒擊劒折手搏死旣久劒柄尚在
手賊恐其生披靡不敢近吁亦壯矣賊酋嘖嘖嘆收瘞
其屍曰朝鮮更有如此人不可敵也夫以賊之狂猘目

無中原其信然之心何嘗忘我國而猶至今不敢加兵者誰之力耶庸詎非將軍之餘威足以慴賊耶是將軍之死賢於十萬甲兵遠矣奚啻巡遠蔽遮沮遏之功哉將軍事親孝臨事義爲官不肯俯仰盖其天植自别於人及其受命渡遼也處置家事封識官印曰遇賊我必戰死其心固已素定矣故死能明白又得從容夫如是而後可謂死矣奏聞　天子嘉之褒錫有命我　聖上追爵兵曹判書旣又加贈領議政建祠於江上遣禮官予祭一壇復其家錄其子至是而國家崇奬之典無遺憾矣崇奬之典無憾而將軍之節益彰著將軍之節益

著而我國討賊之義　聖上事大之誠益揭於天下後
世豈不韙哉始將軍混下僚人無知者今者相朴公獨
知之屢薦為大夫及是相公壯其為國死壽其不負知
惜其用不及早悲其志不克竟乃遍告薦紳先生作為
挽詩以吊之并錄諸公之歌詠祭文及傳記列為一秩
名之曰忠烈錄屬余曰子其序

太極問辨序

太極問辨者何前則考亭朱夫子與二陸辨後則晦齋
李先生與孫曹辨實為書者誰寒岡鄭公求余序者誰
李公然知後晦齋先生之孫所謂太極者何夫形而上者

道一陰一陽之謂道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
極之流行則謂之道其實一物也無方所無形狀在於
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在於陰陽之外而
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濂溪周夫子恐學者錯認太極
別為一物着無極二字以明之陸象山諸公以屋上架
屋譏評不已殊不知無極是無形太極是有理不言無
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
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伏羲畫易文王演
易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周公彖易孔子賛易未嘗
言無極而濂溪言之先聖後賢其揆一也朱夫子雖辭

而辯之廓如而二陸膠守前見終不快釋今天下尚有所謂陸學者別立門戶展轉深痼終不免異端之歸此所謂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惜矣我東方真儒輩出學術雖鮮他歧而間有講理不精鶩於高遠孫曺兩公乃以無極二字歸之虛無寂滅幸賴晦齋先生反覆開陳諄切提諭闡明道體攻破異說其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者明白痛快無復餘蘊先生之學門路最正真知實見獨契宗旨立言著說盖有擴前人所未發者至今偏方學者皆知

儒釋之向背其功不亦韙歟然則先生此書當與鵝湖
問答互相發揮而不可廢一也明矣此集以周子太極
圖太極圖說圖解朱子問答書四篇為上卷以晦齋書
五篇為下卷使人一開卷瞭然知所趍向不啻指南寒
岡丈之用意於斯文亦勤矣不佞生苦晚不得親炙於
先生之函丈景慕餘風徒切切於遺編昔見先生所撰
元朝五箴及論太極五書僭以一言為跋今於斯集之
叙又不敢辭者卽詠歎不足滛泆無窮之意文之工拙
不論也辛酉冬

德平奇公六十一序

令領中樞府事德平奇相國休沐在關東其胤子春坊
君上章請歸省 上賜暇輟講仍命給傳行其行也告
辭于余曰十二月初二日尊人誕辰也今年是花甲重
回之期而遠矣海陬不得與親舊奉歡一觴小子之恨
也公盍為一言以寄余敬應曰諾余與相國年少二而
生同里學同門自髫齔至壯嬉游講劘未嘗一日不相
從既又同年釋褐接武鵷行每見必歡然道故輒各忘
其官與位五十年猶一日也逮戊午公與余同被白簡
公先謫北余又廢逐江潭數年之後蒙 恩起廢亦相
先後重逢於萬死之餘俱已白鬢矣相與感 恩渥叙

悲歡騎竹東城宛然如昨日而六十之年忽焉已至夫六十亦壽也公今過之余未及者僅數月耳公既位冠百僚余亦忝上大夫之列人生何限布衣之極衰遅離索隔以山河無由致此身於尊俎之間不但賢學士之恨老夫亦恨矣今於賢學士之行以何語寄祝昔韓魏公之壽日諸人爭獻南極老星圖其姪子獨進扁舟五湖圖今公黒頭之年三秉鼎軸勳名震耀一世向也優游黃閣若無擔當底意及其臨大節決大議血疏陳誠堅守一義屹然坐朝堂如泰山喬嶽隻手障狂瀾有萬夫不可奪之勇鈇鉞在前而不少沮何其壯也既尺一

召還　恩禮有加而公又引病遯荒飄然於雲海水竹
之間扁舟五湖不啻過之今不必以此為獻我　聖上
之於公雖勉從一時之羣議其嚮重公者非他相比公
髮雖皓顏尚渥丹飲啖不衰步履如舊盖其精神力量
天所付畀者厚百歲尚遠前途未可量也公雖欲自閑
世豈使公閑五湖扁舟之興恐公不得長享也若余者
負罪而幸不死蒙　恩而尚未退七尺之身長在齒吻
間今年幾死於車塵馬足之間上章乞免又不得自由
衰拙甚矣能不為故人嗤乎故於公之壽日以洛民加
額圖為公祝以懸車告老圖自祝也云

斜川庄八景圖詩序

龍岫晴嵐雲峯皓月舍寺尋真砧橋勸耕門巖洞天乾支松栢郡城曉角蹄灘暮帆

吾姪李子陵常詫我以斜川之勝余未嘗觀所謂斜川者其所云八景余未知其如何一日子陵袖一卷求余題詩前面李信欽畫柳公希亮篆曰斜川庄八景圖跡庵任茂叔序南窓金餘慶書次寫陶靖節斜川十韻詩五峯老先生步其韻兼有小序余始諦觀其畫庄雖未曾觀而所謂八景則皆余所曾領略者在乙巳春余按圻節當其拜 英陵還也跨驪江遊甓寺遂自砥平投宿龍門寺踰內外嶺陟舍那諸庵歷楊根泛大灘順流

而下留山中凡三日遊覽殆遍于巖壑使人應接不
暇惡可一二數而名之風者吾不知為何物而但記其
霽非微茫翠月者吾不知其何狀而但記其晃朗隱映於
峯巒之間尋真者吾不知其何事而但記其石塔訪前
朝古跡禪龕隔懶瓚衣鉢而已出山時籃輿扶醉過一
石洞遊三大溪石拱之若門水縈之如帶即所謂門巖
也即所謂斜川也山下數村遠寺栢依依此是子陵
之所謂庄耶溪外有圖松檜攢蒼此是乾支耶橋下大
野農人滿朧此是帖橋耶郡齋睡起城角曉發滿眼烟
波風帆如浚郡之難之帆此也非耶披圖而指點究

然如逢舊識宗少文之卧遊不啻過也是則斜川八景吾已得於子陵之先盡既不如親見況可以文字形容之乎故余不賦八景而但次靖節公十韻詩盖有以寄曠世之感也詩曰

處世若浮漚勞生迄可休所以古之人卒歲聊優游賸彼林中皐薆薆臨長流策杖弄春物摇曳沙中鳴幽居愜仙賞何用登蓬丘緬懷千載遊淵明真我儔有友適相隨有酒仍相酬酣來悄無言誰會此心不清風自遠來曠然舒我憂爲問征途人穰穰何所求

贈金剛山人雙翼序

余老盍厭鬧頗苦鄉里項領公退輒杜門却掃山僧之
乞詩來者雖不忍謝遣而亦不喜接應只取其詩卷遇
興則題之不遇興則置之已耳以故題僧卷多而見僧
面少今歲之春余方燕坐有叩門聲問字學子也又有
叩門聲山人雙翼也謝不能見書絕句二十字而送之
聞僧彷徨門外若有不滿意而去自嘆衰懶見嗔於空
門也于後之一月余病起稍健携諸兒上家後園策杖
而望遠倚樹而舒嘯栽松問梅决渠灌園方有遐想甚
適也忽見釋子從山麓徑造叉手而拜問其名雙翼也
問其居楓嶽也即前日題其卷而不見面者也年未三

十貌妍氣靜與之語靈臺炯炯縱橫海嶽出入煙霞昔歲遊蹤羅列眼前能使人神清魂逞恍然置此身於毗盧萬瀑之間性又嗜書能誦余東槎集諸詩頗有願學之志惜乎渠之早迷他途也真退之所謂吾欲冠其顛者也使余不見渠則幾失一韻士也向之詩意只為厭鬧今為渠破戒書此為別

西行贈言序

元師張公之出師西行也我　上親送于郊曠古之盛禮也公至鎮之數月馳書於余要余贈言余謂我　上有贈贈吾何敢乃若記事則吾職也待公凱旋一言鋪

張遠公之建功而還也乃以諸公所贈詩若文鋟之梓
目之曰西行贈言要余文弁其卷噫設壇拜將推轂出
師之禮不講於世久矣我國治平二百餘年民不知兵
元帥之名亦罕聞况其所謂設壇推轂之禮耶曩歲魚
有沼尹弼商雖膺此任而委寄不重成就草草未聞遘
此盛禮壬辰之後亦數人而時則 皇威壓之天將領
之被驅使受鈐束不得專制奚暇於禮哉邦運中否常
經斁絶至使此任歸於小竪以衆與敵淪沒讐庭君臣
之義亦斁絶矣天命我 上起爲彝倫之主剗刮薉濁
掃洒疆土民彝天則次第修舉 卽祚之二月會群臣

上御幄殿宗宰十六人承命伏謁而坐大司馬宣軍
令鐃角喧天至陣門元帥率將士具櫜鞬迎於道左
宸陣於西郊 上御戎衣彤弓赤矢乘馬以出旗幢帷羅
十四日癸未元帥陛辭兵部勒仗衛陳圖傳都監盛軍
司撰日以聞予將親送于郊爾禮部具儀來說四月一
師戒命禮部曰西郊宿師遲議日從置師臣其令諸行有
疊洛若時命曰惟曉諭乃以手批授公入道兵馬都元
天惟 祖宗付任予者在此予欲簡任元戎司命三軍
然衛國門庭之寇也衆賊以從掎角此賊繫予之責惟
于朝曰蠢茲諸奴狃戮大邦父母之讎也念吾全遼搖信

令召元帥入以軍禮見臚官唱再䠥再揖禮訖以次就
座張軍樂進禮膳鐘以立號鼓以進衆射以校藝分曹
而賭賞燕以秩禮序與而旅酬飫及軍校賜賚便蕃歡
聲齊動士氣百倍都中父老環聽而聳觀至有涕下者
酒行七爵　上命元帥賜爵於前解所御寶劒降榻而
授之曰副元帥以下不用命者以此從事臣䠥叩頭而
退猗歟盛矣數百年來所未有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禮曰君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
伍又曰舉旅於賓君賜爵降稽首升成拜臣下竭力盡
能以立功於國明君臣之義也今日之禮是也可謂盡

之矣抑公於此將何以答此禮也雖使公竭力盡能在
繕撫鎭不過開府制閫坐牢關西而已除非鞭老酋
之背犁氊裘之庭不足以答此禮奴賊時未東搶我師
難於輕進則公無用武之地而紉亦無所施矣緩帶轅
門休軍養病且一年矣無何賊适以副元師叛明璉以
巡邊使叛此實朝廷意料之所未及也公乃傳檄召募
諭以禍福以計散其卒萬餘賊雖以輕兵冡突直犯京
闕枝黨已盡伏誅氣死勢困兵衆日潰公督諸將追躡
其後效死出奇一戰而捷遂能收復京城於一日之內
車駕還都廟社重安其視斬一將搴一旗封居胥一片

石功烈果孰優耶嗚呼非我 上之推誠委任何能辦
西郊之盛禮非公之竭忠盡能何能成鞍嶺之奇功西
郊卽鞍嶺下也使公成此功於此地亦天意也耶遂書
為西行贈言序

送賀至書狀官洪澤遠序

今年春 車駕南巡賊适伏誅獻首於公州行在所
上親告 廟社翌日臨軒設科以慰畿南兩湖忠義之
士余以讀卷官榻前析榜第一人卽君也君實京城人
隨母寓居湖西十餘年矣君翁我友也君長於君翁落
南之後余固未見君之壯也昔余掌禮闈得一文驚場

屋擢為第二榜見翁名始知君今又獨冠多士於危難
之日余甚嘉之慨念泉下老淚潸然無何君以賀節書
狀官來告辭且曰堂有老母年今七十矣若有戚戚者
然余曰朝京遠役泛海危途新政先孝理親老者免行
而君獨不免君釋褐纔四十日專對之任豈無諳委之
人而有司必舉君或者未悉歟然君妙年壯元今其發
軔之初也昔子長以遠遊觀覽之富為文章大根業凡
人之觀者欲觀夫所未觀之地今君起布衣上觀 天
子之庭 聖上親奉賀表拜以送之固已榮矣松京舊
都浿水箕墓浮碧百祥之勝雖是我國歷遍之地而於

君皆新面至於海上張帆風濤萬里蛟龍鯨鱷出沒於杳靄之中蜃樓海市眩晃於島嶼之間掠旅順天津之岸經碣石海岱之灣泊于登州觀日出於蓬萊之閣探之罘漢帝之遊問阜鄉秦皇之迹銅井珠巖讀唐宗坡翁之詩以至濟南人才之藪鄒魯聖賢之鄉青齊即墨稷下淄澠之盛古跡之可觀者不可殫記逺至燕都則城池之壯固宮闕之雄麗省曹之弘敞街市之紛華[illegible]序之絃誦壇廟之清肅禮樂文物典章制度之規模節目皆可一新觀瞻而至於賀至慶節之時朝天宮演儀之日則萬國會同玉帛咸造其衣冠語音風俗習尚亦

可以採訪而記載則不但觀夫所未觀之地亦當觀天所未觀之人將見君眼孔甚大胷次益寬虛而往實而返所得豈不富乎君年力方强其進未已今日發軔可謂遠矣朝廷之遣君將以玉成君其勉之歸語老夫當傾耳以聽

三陽軒詩序

拜手迎朝旭茅簷午景遲翛然成白醉碁罷夕陽時

右先人所製三陽軒詩也所謂三陽軒吾隣丈駱橓公宅也公世居駱山下自號駱橓而構一堂頗敞里中少長咸集焉軒固面陽而翼以左右楹又納朝夕陽寒天

雪朝最有暄曝之興名以三陽此也駱椒公嘗請於先
公曰願得丈人一語以賁吾軒先公手書一絕於壁上
卽是詩也壬辰兵火之後駱椒公重構數椽於其墟雖
甚草創三陽則猶昔日也軒中之客淪没殆盡先人之
下世今適三十年而玆詩尚不泯在人口駱椒公年今
八十五歲精力尚強客來唱諾不倦對余每誦先公此
詩俾余書之噫余孤露餘生閱幾番患故而重尋舊業
復陪笑語於玆軒想先人杖屨之遺迹追先人翰墨之
餘韻觸目興懷豈但王生蓼莪之感仍念駱椒公初以
經術選試藝又以孝行擧鄉里累增封秩蔚為宗英之

望遠乙卯公之子與里人會酗而罵坐仍有憤世語凶徒上變誣置極刑公逮繫坐法當死會有白公寃狀者且陳公年老有行誼遂得减死論長流慶興數年又移谷城時公年已垂八十天人與公同年兩老相依為命自京而北自北而南自南還京路凡七千餘里艱關嶺海撼頓霜露而猶康健無恙公之伯氏功城君文長公四歲戊午之禍不參庭請論落湖畿者六年　聖上反正之初公兄弟首蒙徵召相繼褒陞吁其異哉天道之不誣乃如是耶抑公之家禍可謂憯矣其憂愁困厄人所不堪雖壯年足以傷生而公以耄耋之餘疊經禍亂

雪朝最有暗賺之興名以三勝此也駱校公嘗請於先
公曰願得丈人一語以書吾軒先公手書一絕於壁上
即是詩也壬辰兵火之後駱校公重構數楹於其遺址雖
其草創三勝則猶昔日也軒中之客淪沒殆盡先人之
下世今踰三十年而茲詩尚不泯在人口駱校公年今
八十五歲精力尚强寄余求唱諸不佞對余每誦先公此
詩俾余書之噫余亦孤露餘生閱幾歲追思故而重尋舊業
復揭其語於茲軒想先人杖屨之遺跡追先人翰墨之
餘韻觸目興懷豈但王生發歎之感仍念駱校公初以
經術遐談又以孝行擧鄉里累增封秩爲宗英之

至逮乙卯公之子與里人會酗而罵坐仍有憤世語凶徒上變誣置極刑公逮繫坐法當死會有白公寃狀者且陳公年老有行誼遂得減死論長流慶興數年又移谷城時公年已垂八十天人與公同年兩老相依為命自京而北自北而南自南還京路凡七千餘里艱關嶺海擄頓霜露而猶康健無恙公之伯氏功城君文長公四歲戊午之禍不叅庭請淪落湖鐵者六年　聖上反正之初公兄弟首蒙徵召相繼褒陞吁其異哉天道之不誣乃如是耶柳公之家禍可謂慘矣其憂愁困厄人所不堪雖壯年足以傷生而公以耄耋之餘疊經禍亂

而神觀不悴仙骨益秀室家兄弟復還故宅怡怡愉愉
白髮相對令威之千載獨還比之於公可謂寂寥此又
今古之所希覯也苟非隨遇而安修身以竢者烏能如
是遂書軒之興廢而並記公之事蹟如右云

皇華集序

今　皇帝卽位五年天啓乙丑冬賀節陪臣在北京馳
啓言今年十月　皇長子生　帝命頒詔天下其使本
國者曰翰林編修姜公工科給事中王公將以十二月
辭朝明春過海云我　殿下會諸臣若曰　聖天子儲
宮久虛天下延頸而待矣今天錫以元嗣此大慶也不

轂外臣也而　詔諭錫賚視于內服此異數也翰林邇
列給事諍官也而涉萬里危險布德音於重溟之外此
大榮也不轂限於疆守不能以身奔走於執玉之列不
轂之所可自盡者惟在於欽　皇命敬使華揚大慶侈
異數而已僉諸臣其簡乃僚率事惟謹曰金鑾僉方主
文柄僉其遠接于境上曰廷龜僉屢經館職儐事惟爾
欽哉羣臣承命罔不精白以待至今年六月兩先生來
頒　詔勑綵幣我　殿下方在私憂而以　皇命也具
法服迓于郊旣加恩宥罪增秩開科曰詰館禮享惟謹
兩先生禮容之盛我　殿下誠敬之篤誠千載一遇也

兩先生禮成未浹旬翩然而返我 殿下感 皇恩而罔以報欽使華而不能忘音容日遠無以自慰則謂仙踪雖不可留所留者文章也遂命裒集詩文為一帙付書局鋟之梓因命臣序之臣竊惟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古之作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而遺風餘響尚足以聳世興感何況親逢文治之盛際得遇大雅之君子乎 大明中天文運勃興宏儒碩士迭主齊盟或雄鳴館閣或高視騷壇彬彬之盛直與三代而比隆而先生以光岳之精英當氣化之融昌或左右論思或朝夕補拾遺分淸切風紀歸重令乃輟講筵陪諫席而求

頒賡詔斯豈非海外偏邦之幸歟臣既忝承館任幸獲周旋於門館之下且以老退之筆間嘗竊吹於樽俎之間伏覩兩先生之詩清麗雅緊各有其態而大都絕摹擬洗蹊逕初不似經意而覧之淵然色誦之鏗然聲往往初日芙蓉令人奪目況長篇冲澹得陶謝之趣大律森嚴有少陵之致記叙之文核而暢其西京之遺乎辭賦之作奇而蔚其楚國之餘乎斯可謂左右俱宜愈出愈奇也然此特其餘事耳兩先生以清雅之標峻整之儀望之如景星威鳳即之如氷壺霽月接賓筵和氣春風臨取予義色秋霜真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也其

飭躬之簡東下之嚴既如是故始至也西民擁路而抃將還也都人攀轅而泣或立石以頌其德茍非清芬厚澤入人者深烏能使人心悅誠服至於此哉昔宋呂丞相端因契丹路梗浮海至麗遇風檣折恬然讀書宣布撫定忠義服遠東人至今稱誦不衰今兩先生覲晝處置誠可以匹休於呂公而呂公皇華之什泯然不傳麗朝之文獻無徵可為千古之恨宜乎我 殿下之愛重是編必欲壽其傳也仍念蠢玆小酋尚稽天誅遼路阻絕海波窩遠凡有籲呼不得以時兩先生以 天子近侍之臣親見軍民情獘軫恤撫綏之意屢形於周爰咨

諏之時觸物與懷宣上德而達下情者是實皇華大人之職其必歸奏明庭以備風謠之採而精神流注萬里咫尺太和坱軋妖氛淨息平胡偉績指日可期然則是編也非但膾炙於下邦將見續之風雅賡之喜起直與魯泮獻馘之頌舜階干羽之舞並載於絃歌而 聖天子柔遠戡亂之烈我 殿下享上敵愾之忠炳耀於天下後世豈不休哉何幸身親見之天啓丙寅秋

李叔平家牒序

吾東方載籍不廣氏族之牒罕傳於世世之士大夫除非表表名閥則其能識先代遠系者或寡而至於言行

事迹與夫雲仍支派之詳則知之者又益寡興陽之李
有孫曰埈字叔平能以文行繼家風科第揚先烈乃叙
次其族世先譜彙為一編編成而示其友延城李聖徵
曰我之用意公必知之其為我弁其卷余既不獲辭則
就而繹焉上自麗中逮至我朝七百餘年之間其相傳
之序與出處之迹井井不紊而由本宗及於旁親又及
婚家姻戚無不悖考類摭罔遺疏逖使人一開卷而瞭
然於目前噫人於祖先宗族孰不有追慕敦睦之心哉
惟其世遠則迹湮親盡則服盡是以未免詳於近而略
於遠其流之弊甚至於冒他姓為本系視親黨如路人

豈不可懼也哉今奴平乃於十年兵火書籍散失之餘
採錄記纂如是之詳其思先貽後之意不特爲寓思於一
家亦將有補於世教斯非可尚也歟觀其畧世種德積
而未發者其將有待於奴平夫不忘本孝也擇之勤誠
也紹之寔信也奴平既有是三者可謂賢矣又能俱銅
符而有治績盛王堂而有讜論其名與信其事業蓋未可
量也吾於李氏之家牒將見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也
吁其可尚也遂書此以勉之

象村集序

余與玄翁結髮受書既同井上舍又此後釋褐叢名登

朝荐承　恩遇並驅騷壇迭主齊盟癸丑之獄俱被縲絏戊午之禍我逐郊扉公仍遯荒遠際昌期公先入閣我又接武與公周旋於進退榮辱之間于今五十年所矣余老且病尚在人間思公不見見公之稿未嘗不掩卷一涕也公之在世公之籍已稍稍間出既没而始大傳睹其全者人人自廢渢渢乎大矣哉吾東方百餘年所未有之名家也嘗謂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大業也其顯晦在人與喪係世道故君子得其時則精發而為事業不得其時則精斂而為文辭然而工文辭者或疎於世務任經濟者未遑於詞翰故自古作者多出

於憂思困厄之中兩司馬病渴論腐其籍益富屈三閭澤畔懷沙其騷乃著斯非工於文者窮窮而後工也唐之燕許時稱館閣大手而事業則無聞宋之韓富功名著在方冊而詞華則不傳豈非人材有限天賦難全歟公早際　先王右文之治歷敭詞掖黼黻鴻猷高文大冊多出公手中罹否運擯逐田野覃思墳典大肆力於斯文役僕百家睥睨千古上之先天奧義下之野史小說衆體俱該成一家焉盖得之窮約者尤多及至協贊中興位隆三事精神文釆之發爲經綸者皆足以炳琅一世豈天將隆以大任畀以全才閱試於窮達顯晦之

際使文章事業兼偉而並卓耶觀於斯集可知也已記余與公實有平生之托旣銘公墓又序公稿後死之責余今不負矣九原難作誰能定吾文者悲夫

青梅集序

少也竊慕子長之遊嘗聞國中有三神山楓岳是蓬萊智異即方丈邉山即瀛洲恒願一見而不可得丁亥家君作宰鰲山距瀛洲繞百餘里定省之暇先訪玆山留山中數十日登陟殆盡月明寺在山脊最高處印悟老師迎我於沙門與之同宿視其居棐几鑪香清逈絕塵怳是西天世界滿架經書金字題卷面皆其手筆楷正

有法字字可玩與之語風流映發譚屑霏霏令人亹亹不厭聽其詩絶不沿襲陳言殆非烟火食語也余一見傾情結為方外交握手而別悵然如失一出山仙凡便隔于今四十餘年矣緬懷舊遊何嘗不往來于懷也辛未之臘公退悄坐山人惟敬叩門求見手持青梅集二編以示曰此乃亡師印大禪遺稿也今將剞劂以為不朽圖竊聞亡師獲幸於相公願相公賜之一言噫邂逅山中一朝之合誠千載奇遇也精神相感火盡薪傳今忽得見遺墨於死生隔闊之餘豈多生宿緣耶感念今昔題此為贈崇禎辛未冬

石洲集序

沈尚書居平遇余輒言石洲權汝章未嘗不相對一涕辛未冬沈出按湖南節將行過余曰石洲骨已朽矣唯其不朽之大業尚有若干篇其又可朽耶已屬完山尹洪汝時謀入梓石洲平生自謂相公知己非相公莫可序此稿嗚呼汝章之稿余爲得無言汝章昔嘗持先公習齋集求余序不腆之文實在卷首孰謂今日又序汝章稿耶始余與汝章年輩後先未及覿面而聞其詩則久矣逮萬曆辛丑余受 命西儐白于朝請以白衣充製述官 宣廟嘉之命徵詩稿以入於是汝章之詩恒

在香案而汝章詩聲益彰徹大鳴于時幕中諸君皆是名家大手建旗鼓高視詞壇而門路之正格律之諧則籍籍咸推汝章蓋節制之師也余觀其詩聲發爲章意至而舒清麗典雅各臻其妙真所謂絕代希聲也汝章早抛舉子業除官皆不就寓居湖上家貧妻子恒有飢色而人或勸其仕哦詩若不聞樂弛置自放於人少許可跡不到達官家獨時時造余余亦遇與輒邀酒賦歌呼驩然相得風流暎發俊語驚人氣隘宇宙眼空千古其所抱負非俗人所可窺測嗚呼汝章豈獨詩哉豈獨詩哉既與時抹摋不欲隨人俯仰懷奇負義忼慨濁

世凡有忝覘言鬱悒無聊不平必以詩發之觸物遣懷無
非自得世之談詩者爭相傳誦詠柳一絕自是詞人憂
世之語而流入宮中竟以是死天乎天乎孰使之然嗚
呼一洨草之詩也而遇其時則褒嘉而寵之不遇時則
構罪而殺之此係斯文之盛衰邦運之興廢則斯集之
行亦可謂有關於世道也遂揮涕而書爲石洲集序崇
禎壬申孟春

松江遺稿序

不佞於松江鄭相公年輩遼邈後先不佞之跡無因而
至相公之門但見流傳詞句想望其風采若其淸眞之

操孝友之行則聽於輿人走卒之誦居常默敬而艷慕之已無何黨禍作一時士流網打殆盡公既栫棘西塞余亦横被白簡乃以日造公門為罪案於是乎益知讒人之搆公者皆類是也癸巳春余在關西始遇公於成牛溪寓舍公問知為余笑曰君是日來吾門者耶懽然如舊識一噱而罷逮公之謝恩朝天也余與月汀諸公餞公於百祥樓是時公年已老雖風霜竄逐之餘而豪風洒落爽氣襲人殆是神仙中人也悲咤慷慨愛君憂國之誠溢發於樽俎笑譚之間對之令人鄙吝消盡不覺膝之前於席也忘形傾倒劇飲為别陪從之樂宛然

如昨日而俯仰人間世忽已四十餘年矣一日公之胤祭酒公袖公遺稿求余文為序敬受而讀之皆平日口相傳以熟者言言飛動句句清絕真可謂驚代希聲也惜乎散逸頗多僅有若而篇譬如隋珠崑玉愈寡而愈珍亦何必多也噫不佞因此竊有慨於君臣之際也公以文章節行荷　宣廟不世之眷至有青松孤節草木知名之奬明良相遇可謂千載一時惟其伉直不能容人之過獨持清議絕不依違苟合駭機一發群讒蝟集不惟際遇之隆未全終始株累之禍既沒而愈甚甚至眉山書籍亦為世所諱凡公之言論著述將湮沒無傳

豈不悲哉　聖明御極公議大定黃麻再宣於泉壤子
姓俱躋於顯列祭酒公歷敭榮選趾美詞苑既編次先
相公遺稿又裒集其長公起濵氏所著詩文附刻于其
下傳家文采不朽大業榮耀於一編之中彬彬乎盛矣
哉文章顯晦實係世道之消長玆所謂不待百年而定
者非耶

芝峯集序

文章之顯晦係世道消長遇其時則化於今不遇時則
傳諸後遇者恒少而不遇者恒多文如子長子雲可謂
大鳴千古而猶以不遇憂至欲藏之名山以竢後世知

已文人之用心良苦矣遇時固難傳後之難又如是耶
我　宣廟勵精文治作新人才道德文章之士彬彬輩
出前後數十年間名家大集次第剞劂猗歟盛哉芝峯
集者故吏曹判書李公潤卿著也芝峯少耽書於古文
辭無不工而尤長於詩公退杜門謝事沉潛書史或栖
遑州郡或斂迹郊扉一室蕭然吟洒不倦凡遇憂愁困
厄不平無聊一以詩遣雖屢遭禍機終始自靖完名保
掐超然於文囿之外逮際昌期位望隆顯而居寵若驚
不以為榮以簡制煩以靜制動本源澄澈徹瀾不起以
故發之於詩者一味冲澹無繁音無促節其聲鏗而平

其氣婉而章每一讀之宛然想見其人傳曰詩可以觀
不其然乎其文發於六經根於性理如穀粟如芻豢絶
無浮華僻澁之態至如務齋十二條萬言封事陳說國
體切中時病眞是中興第一劄公雖靜坐譚詩若無意
於世務而精神文采之發爲經綸事業者乃如是豈公
之在世也公之詩已播於天下安南琉球之使亦聞公
名既沒而公之籍益大行於國中家傳而戶誦若
公可謂能化今而能傳後者也然則公之著述只是詩
若文耶余觀公學識及自新齋則可見公晚年工夫專
在學問上文章特其餘事耳乎其可敬也

月沙先生集卷之四十

月沙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跋

晦齋先生五箴忘機堂書後跋

晦齋先生之孫浚一日袖示先生所撰元朝五箴及論太極書五篇余固於集中見之矣今又受而卒業焉其於儒釋之辨存養之要說破關鍵開示蘊奥盖有發前人所未發者若其文瀾之雄渾特餘事耳退溪先生嘗論此書曰闡吾道之本源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粹然一出於正誠至論也余嘗讀大學至格物致知傳之闕朱夫子雖嘗補之而猶以未見聖人全書爲恨

及睹先生章句補遺而後渙然如夢得覺未甞不瀲昂
三嘆其所考定證正者實深得朱夫子之遺意而條理
貫通互相發明盖朱夫子序大學曰竊附己意補其闕
略以俟後之君子云是必默契道妙有待於先生者苟
非真知實踐百歲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烏能至是吁其
盛矣歲癸巳　天朝經略兵部侍郎宋應昌來按東征
兵事之暇要見我　國學士講解大學余實隨其幕中
話間嘗以先生補遺言其梗槩則經略大驚嘆曰　中
朝大儒方正學董文靖諸公亦甞刪定次序著為成書
錯簡歸正儒論大定豈料東方乃復有斯見耶求見其

書甚懇適時搶攘不果得噫以先生高才邃學上既不得與濂洛羣賢薰炙師友下又不得與　皇朝諸儒講明發揮而乃局促偏荒終於厄窮未能展布其所學今其所傳者特忘機堂論辨書而止耳豈非斯文之一大痛也惟幸退溪先生繼先生之後撰先生之行狀論先生之著述皆極其推崇景慕退溪東方之考亭也遂爲儒林定論於是先生之學復大明於世嗚呼是亦天意也歟

正氣録跋

士之讀書尚志者孰不以文章自期而能大鳴一時者

寡矣亦孰不以操行自礪而能臨亂徇節不負其志者又寡矣況敦乎行者或病於少文嫥乎文者或欠於實行豈天之賦與於人有不能周歟若其文章節義兩臻其美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千百年乃有一人而能萃於一家之三人則是又今古之所罕覩斯豈非英華正直之氣亭毓鍾聚而爲一世之全人歟壬辰之亂霽峯高公首擧義師以赴　國難與其子因厚同日死於賊手臨陂公又起兵誓討賊復讐晉陽之陷赴水死其與兵之檄結義之文及夫與人尺牘傳播人耳目者彙爲一編皆公父子所手草也其字皆言咸出於忠肝義膽

文章節義斯可謂儷美而雙全矣噫公以文章發身聲
名振一世既與時不諧沉淪數十年以詩酒自豪日與
羣弟子吟哦文字放浪山水視世事無一屑意頹然自
適若不可繩以法度及其聞亂奮起灑血登壇慷慨忘
家以死自誓徒以義氣激勵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提
孤兵與死冦格鬪竟與父子横屍戰場雖古之烈士何
以加此觀公檄諸道一書不獨文章妙天下其辭義烈
烈懇懇讀之使人髮竪雖百世之下足以聳動頑夫為
文顧不當如是耶吁其難矣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
大作於外其平生所樹立蓋可想已夫豈操觚弄墨者

所可擬議哉嗚呼世末矣倫紀蔑乎熄矣奇節偉行世不慕效而全軀保妻子者又從而訾議之夫孰知是編之有關於激勵乎月汀尹相公名之曰正氣錄為文以弁其卷公之子用厚甫以余辱有世厚而慕公最深袖此編泣而示之曰烏可無一言於斯乎遂書為識

張東海書簇跋

張東海書傳於我東者皆印本而無真筆刻畫訛舛未能盡奇變飛動之態識者歎之歲甲辰余再赴燕京入關遇大水陵谷變遷不能遵大路行從山徑投一村庄乃撫寧縣地而距縣頗遠我國人不曾經過處也村人

聚觀待之頗款不似傍路之慣而狎侮也主家甚殷富
云是王御史家而御史殁既久不記名今有一孫二孀
婦館我于外廳傍有別堂三間鎖閉而破窓無紙余歇
定散步從窓隙見之滿壁張掛書畫不可記數而埋塵
蝕苔或有因風墜地者或有半掛而裂者余甚喜之求
開戶遍觀則主童曰少郎方在娼家不還久矣鑰在其
手奈何余給童刀翁使之呼來向夕童報少郎來揖余
設茶年甫弱冠眉目妍秀可愛語間求見堂中書畫則
欣然開示古畫最多其中有書簇四幅而末稱汝弼或
稱弼或稱海翁四幅俱有印章紙皆破碎漫漶幾不屬

字而筆畫奇古似以竹頭葛根漬墨而寫者余問少郎曰君知張汝弼乎曰不知因問諸簇中人名皆不解見始知其不識字盖貴家驕兒失身花酒者也諸畫簇意價貴不敢求指此書簇願以貨易之少郎既不知東海之為何人安知書法但以其紙簇故輕之便許而不惜遂以行中若干物售焉到 北京倩工改粧問其直皆云此書於 中朝亦罕傳王公貴家雖百金不論價也云歸以示諸人則或云東海之筆跡天下之寶也而如是易售無乃好事者假名而瞞人耶然余之所以不疑者以余得之偶然初非路傍市肆買賣誑騙之地也又

其筆法遒逸非他人所可彷彿余不知書示之韓石峯
金南窓皆以為真東海翁書遂以為定萬曆丙午春日
識

湖南宋氏孝烈詩卷跋

湖南人羅茂松茂春兄弟以余辱有葭莩之義嘗游門
下一日袖一紙來示余泣且言曰亡母有至行州里上
其事太史彰其烈旣 命旌閭又列行實于籍繪畫而
歌詠之固盡之矣願得公一言以賁幽明於戲古固有
父病嘗糞者矣刺血和藥者矣夫病斷指者矣終身服
素者矣有一於此皆可謂孝女烈婦況兼有之乎余自

亂後嘗六參宗伯凡京外烈女孝子忠臣之報聞者積
成卷盖充棟矣前後抄 啓褒賞者殆不可數計然如
宋氏之孝烈雙全實罕儔矣可敬可敬羅君兄弟聯璧
桂籍策名于朝積善之報於是焉徵夫人即故正郎宋
庭筍之女正郎亦以孝著稱家庭之訓有所受云旹萬
曆丙辰孟夏識

八憶詩跋

記壬寅春顧侍講頌 詔東韓也有以詞華墨妙延譽
於行中者曰麻城丘公楚之良也詩出而鏗然有聲酒
間揮灑龍蛇滿座東韓之人爭奔走焉紙為貴不侫于

時一承顏逆旅中私心豔慕之托精神夢寐間十五年所矣遠丙辰之冬不佞奉奏朝　京師公以遊擊將軍建旗鼓鎮江上置酒延勞驩然道故仍出示八憶詩一編盖度遼後作皆楚吟也夫楚大國山有衡水有洞庭其扶輿清淑之氣或鍾於人或鍾於物物而有南金大貝和璧隋珠水銀丹砂杞梓齒革之寶人而有屈平宋玉唐勒景差之屬赤幟騷壇大鳴千古至如仲山甫尹吉甫鬬穀孫叔之賢能左右王室樹功名恢將相之業此皆斑斑較著者也楚材之名於天下自古然矣觀公詩泱泱乎騷雅之餘讀公文渢渢乎秦漢之遺覩公筆

亹亹逼鍾王其所謂扶輿淸淑之氣鍾而爲魁奇挺特之才者捨我公其誰噫以公之才振藻摛辭策名文苑則玉堂金馬何所不可而今乃妙年投筆居然爲嚄唶宿將提孤兵守徼乘塞坐鎭夷夏之交使三邊刁斗之士解甲高枕其視濕束章甫閒弄影無實用者爲如何哉猶且觸物興懷橫槊賦詩飛騰慷慨之志溢於言表能使人鼓舞湖山千里外想見英雄氣槩屈原宋玉之詞翰山甫闘穀之事業公實兩兼之矣

二王帖墨刻跋

右凡四卷一卷目錄評釋上中二卷右軍下一卷大令

評釋出米元章黃伯思而多引陳壽黃魯直語以證之
上卷前面著右軍大令自寫真扶侍者於右軍三大令
二盖二王帖天下罕真本此即清江時博士袁聚諸名
蹟手自臨刻者曾見王弇州集中只得右軍一卷有志
喜題詩後得中下二卷至於踴躍不寐敬識而藏之之
語多見其貴也丁巳夏余在燕館求墨刻善本朱外郎
從商給事所持此示余即商之所送也給事名周祚書
法冠 中朝余因朱求題亭額仍與之書札贈遺卷中
以朱批注者皆商筆云紙墨完好諸法俱備不啻弇翁
所寶也顧余拙於書謾好古耳況今衰病眼昏無能為

已遂以遺兒明漢俾毋失墜

鰲城相公所書李白詩抄跋

戊戌冬余與子常相公奉使燕京事竣閑居館中話及李白詩相公曰絕句及古詩短篇尤奇絕願君選若干首我當為君寫之余遂選數百餘首併送素冊公欣然援筆閱兩日投贈余為詩謝之十襲以歸藏為家寶余常謂與子常談說如對王謝坐得子常書尺如見青李帖今以晉人筆筆謫仙詩其快又當如何也每一展卷清芬襲體不獨筆法遒逸其風流豪爽之氣亦足想見今公墓草宿矣獨其書在耳俛仰之間已成陳迹悲夫

己未秋余廢逐郊居與南窓金丈閱家中墨蹟得此卷而讀之不覺草堂人日之歎遂倩南窓筆識於卷尾云

鄭君維誠畫竹帖跋

余素不知畫姸醜工拙漫視而未嘗心會以故家不蓄畫獨喜畫竹盖余於植物之中最愛竹以其性直似正人心虛似君子本固似樹德節堅似立志也常欲植之萬竿老於其間而家苦湫隘不能治園圃性又懶拙栽培護養未能適其宜無寧移來紙面朝夕對翫此余所以獨喜畫竹也石陽公子以竹名於世世之好畫者爭奔走焉觀其下筆颯然天機妙運東坡之神與可之似

蓋無之矣公子與余善居閑輒邀致得一縑必求揮灑屏障卷帖積至滿架覽之便覺神清氣爽常以為殘年養性之具無過於此鄭君韻士嗜好不俗嘗薄遊京師一日過余話問世之名畫余以石陽竹為對遂持一卷子倩余書為先容得畫數十餘紙竹之各狀無不備焉君家南土必富於竹然觀於雨者不能見舞風之姿觀於春者不能看壓雪之趣豈若茲畫之一開卷而盡有之乎雖渭川千畝不足多也鄭君既得此欣然來示余求余題其面余喜鄭君之與余同其好遂書為識

樗軒集跋

我先祖樗軒集　成廟末年始命校局印以鑄字而家
本散逸殆盡收拾於流傳者只是太山毫芒人咸惜之
印本既寡久益無傳丁亥年間我先君作宰義興捐俸
鳩工謀所以剞劂之得舊本正訛誤添以新得詩文若
干篇為後集又添以行狀年譜為別集分為上下卷刻
藏于縣謂不肖孤曰我祖德烈靡不聞三魁大名獨鳴
千古斯集雖少亦足以想見遺風抑何必多也唯是墓
道闕顯刻子孫之恥也吾今老矣汝其圖之不肖孤時
未釋褐敬受教而藏之心上矣越五年遭壬辰之亂又
一年先君下世家中書籍蕩然無存義縣板本亦被兵

燹每一念之愴然興感仍念不肖孤既奉承先訓立名
文苑屢秉太史之筆多銘卿士大夫即揄揚先祖事業
亦職也乃不揆蕪拙撰公神道碑銘遂於天啓甲子與
諸孫謀樹石於龍仁墓下又得先集一卷重梓於完山
府並刊碑文於卷末我先君追遠之志庶幾無憾不肖
孤可以歸報於地下矣遂記斯集之廢興如右云

上樑文

明倫堂上樑文

聖人百世師也既賀聖廟之一新學則三代共之載見
學舍之重煥於斯為盛于古有光睠玆泮宮寔惟勝境

三山鼎峙秀出文筆之峯二水環流自成泮壁之制杏
壇幽敞想闕里之遺風槐市蔥籠接上林之佳氣殆天
作而地設應冥護而神慳恭惟我　朝奎開文治日昌
熙運謹庠序之教勞來輔翼又從而振德之重賢士之
關直溫寬栗皆所以明倫也逮我　聖上治本儒術學
傳道宗作之君作之師是謂人倫之至教以詩教以禮
式闡風化之源司成館祭酒堂絃誦之聲洋洋在耳胄
子監上舍選俊髦之士藹藹登朝云何兵燹之慘經辛
值文運之光復廟宇纔備咸喜瞻依之有歸黌舍猶墟
其奈講劘之無所衿袍尚依於澮壁函丈久設於蓬蒿

必待百年而興正屬　亨嘉之會不可一日無敎寧綏
修擧之方惟其人心所同然若有神物之相者苟合矣
苟完矣意實在於無華美輪焉美奐焉功已成於不日
從此大庇寒士不翅廣厦千萬間於焉樂育英才嗟哉
吾黨二三子作新風采聳動觀聽匠氏告成兒郎替偉
抛梁東洙泗千秋宗派通道體流行元一氣汪洋壁水
振文風
抛梁西斯文一柱與天齊高堅氣像重瞻仰直到真源
路不迷
抛梁南明庭松檜儼相參冠童暇日整春服風浴歸來

見二三
抛梁北巍然華扁可矜式歸而求則有餘師會見吾心一太極
抛梁上奎璧光涵太平象玉燭吾東看泰來文獻粲然明天壤
抛梁下惟忠惟孝大倫也明之惟在復其初看取虛靈不昧者伏願上梁之後真儒輩出道學大明摳衣叩篋而升者盡是台輔之才執經倚席而講者皆負山斗之望東序西膠夏絃秋誦明吾心固有之天學顏志尹家程戶朱續斯文不傳之緒

大成殿上樑文

天未喪斯文蔚啓邦家之再造道不墜於地聿見聖廟之重新美哉宏規猗歟盛事恭惟我朝當 聖祖定鼎之日首建學宮及 太宗纂祚之初增新廟宇坊名崇教里號興德占城東之別區右連華岳左拱駱山鍾漢陽之秀氣祀典大備於列聖祠制不闕於累朝逮我聖上躬精一之傳任君師之責橫經問道屢降汾水之鑾釋菜臨雍頻屈崆峒山之駕春秋之享朔望之奠式禮罔愆俎豆之儀金石之音有秩斯格流誦聲於壁水煽文風於壞林不幸邦運之迍邅遽見島夷之猖獗百年

宗社之慘尚忍言哉三韓文物之休吁其盡矣嗟我聖
廟之有侐亦被兵火之俱焚黌舍荒蕪寂寞茂草之域
廟貌顚倒凄涼灰燼之墟行旅悲嗟士林沾灑道未嘗
一日亡也豈容斬伐消鑠而使之無學所以三代共之
宜其修舉振作之不可緩於是公私協力遠近齊聲或
倒家財而效誠或捐官廩而補役爰因舊而謀始乃鳩
材而僝功新甫之栢徂徠之松若鬼輸而神運公輸之
巧魯般之藝咸督墨而揮斤粉袍青襟爭操版鍤黃童
白叟競助呼耶採漢制於前基計周規於舊典簷楹爰
敞仰之彌高棟宇斯隆取諸大壯[illegible]不煩於程督功已

藉於咄嗟經其不華而不奢削以石長而可久三者俱
土臺門牆而躍冠入路遺黎瞻禴祀而揮涕玆涓吉日
將架脩樑因萬古之歆證奏六兮之嘉祝
抛梁東突兀長虹跨半空天為吾東開玉燭太平佳氣藹葱葱
抛梁西數仞宮牆望轉迷夫子文章如可見碧梧栖鳳有鳳來棲
抛梁南虛庭松檜挹晴嵐琴壇萬古餘膏馥知在靈臺第長覃七十三
抛梁北千載斯文賴扶植從此泮林看聯秀奎英才藹藹

生王國
抛梁上日月照照揭天壤俎豆如今道在斯斐然狂簡
嗟吾黨
抛梁下迅掃荒屯開大雅否極還須見泰來道之將行
亦天也伏願上梁之後文献益煥景命維新秋禮冬詩
不墜庠序之教家絃户誦一變鄒魯之風槐市增輝杏
壇生色山河醞釀育英才於清朝天地絪縕降休祥於
泰運采芹采藻非但造士於周雍獻馘獻功將見騰頌
於魯泮

月沙先生集卷之四十一